

傲慢与偏见

[英] 简·奥斯汀—著 赵剑非—译

Pride
and
Prejudice





Pride
and
Prejudice

傲慢与偏见

[英] 简·奥斯汀—著 赵剑非—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傲慢与偏见 / (英) 简·奥斯汀著; 赵剑非译. —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8.11
ISBN 978-7-5378-5714-7

I. ①傲… II. ①简… ②赵… III. ①长篇小说—英
国—近代 IV. ①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37804号

本书通过四川一览文化传播广告有限公司代理，经台湾雅
书堂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出版中文简体字版本。

书名：傲慢与偏见
著者：[英]简·奥斯汀 译者：赵剑非

选题策划：麦书房文化 责任编辑：范戈
图书监制：麦坚 封面设计：小贾

出版发行：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编：030012
电话：0351-5628696（发行部） 0351-5628688（总编室）
传真：0351-5628680
网址：<http://www.b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销商：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本：880mm×1230mm 1/32 字数：278千字 印张：11.5
版次：2018年11月第1版 印次：2018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78-5714-7
定价：48.0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一个有钱的单身汉，一定想要娶个老婆。这是一则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真理。

这则真理在人们心中是如此的根深蒂固，以至于每当这样的单身汉搬到一个新的地方，尽管左邻右舍对他知之甚少，也会不约而同地把他当作自己女儿应得的一笔财产。

有一天，班奈特太太对她的丈夫说：“我的好老爷，你听说了吗？尼日斐花园终于租出去了！”

班奈特先生说他没有听说这件事。

“的确是租出去了，”班奈特太太说，“朗格太太刚刚才来过，把这事的始末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啦！”

班奈特先生没发表意见。

他的太太不耐烦了：“你难道不想知道是谁租了这房子吗？”

“你要是想说的话，我也不反对。”班奈特先生答道。

这句话对班奈特太太来说，已经是足够的鼓励。

“哦，亲爱的，你得知道，朗格太太说租尼日斐花园的是个从英格兰北部来的阔少爷。他星期一乘着一辆四轮马车来这里看房子，满意得不得了，当场就跟莫里斯先生定了下来。他打算在米迦勒节^[1]前就搬过来，下周末先让几个用人过来住着。”

[1] 米迦勒节：纪念基督教大天使米迦勒的节日，为每年的9月29日。按照英国旧俗，这是签订租约或雇佣合同的起始日。

“他叫什么名字？”

“宾里。”

“他结婚了吗？”

“哦，没有，我的老爷，他是个单身汉，千真万确，一个有钱的单身汉！每年有四五千镑的收入^[1]。哦，这真是女儿们的福分！”

“怎么？跟女儿扯上什么关系了？”

“我的老爷，”班奈特太太叫了起来，“你真让人讨厌！我正在盘算把一个女儿嫁给他呢！”

“他搬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吗？”

“胡扯！你这是哪儿的话？不过，他倒是很可能看上我们其中一个女儿。他一到这里来，你就得去拜访他。”

“我不用去，你和女儿们去就行了。要不你干脆打发她们自己去也行。我看哪个女儿的美貌都比不上你，说不定宾里先生把你给挑中了。”

“哦，亲爱的，你太抬举我了。年轻的时候倒是有人称赞过我的美貌，不过现在我可不敢说还有什么出众的地方了。一个女人有了四个成年女儿的时候，就不能再对自己的美貌抱什么希望啦！”

“这么说，女人对自己的美貌抱不了多久的希望吗！”

“不过，我的老爷，宾里先生搬到我们这儿来，你真的应该去拜访拜访他。”

“说实话，那不是我该做的事。”

“看在女儿的分儿上，你就去一次吧！你想想看，不管她们其中哪一个，只要能攀上这门亲事，那就不得了了！威廉爵士夫妇也决定要去拜访他，你知道他们平常是不会去拜访新邻居的，他

[1] 按照英国当时的经济情况，宾里的收入超过了99.9%的英国家庭，而且他还未结婚，不需要抚养子女，因此可支配的财富更为惊人。

们肯定也是这个目的。你得去一次，不然，我们怎么去呢？”^[1]

“你担心得太多了，我想宾里先生一定很高兴见到你的。你可以带一封我的信过去，信上就说不管选中我的哪个女儿，我都愿意接受他做我的女婿。对了，我得替我的丽兹^[2]多说几句好话！”

“千万别这么做，丽兹可没有什么出众的地方。说漂亮吧，她比不上珍的一半；论个性吧，她比不上莉蒂亚的一半，可你总是护着她。”

“你说的那几个女儿没有哪一个值得夸耀的，”班奈特先生说，“她们跟别的姑娘一样无知。倒是丽兹比她的几个姐妹要伶俐得多。”

“哦，我的老爷，你怎么能这么贬低自己的女儿呢？你是故意气我的吧？你一点也不体谅体谅我脆弱的神经！”

“不，亲爱的，你可错怪我了。我非常尊重你的神经，它们可是我的老朋友了。这二十多年来，我一直听你这样郑重其事地提起它们。”

“哼！你不知道我受的是什么苦呢！”

“但愿你的神经能好起来，这样你就能眼睁睁地看着像这种年收入四千英镑的阔少爷，一个一个搬来做你的邻居。”

“你都不愿意去拜访他们，就算搬来二十个，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处？”

“放心吧！亲爱的，等真来了二十个，我一定全都拜访，一个也不漏。”

班奈特先生是个怪人，很有幽默感，喜欢挖苦别人，但又很沉稳内敛，让人觉得高深莫测。他太太跟他一起生活了二十三年，

[1] 按照英国当时的习俗，拜访新来的单身男邻居，先由家中男主人拜访之后，女眷等才可以拜访。

[2] 丽兹：伊丽莎白的昵称。

还是摸不清他的脾气。班奈特太太是个头脑简单、知识贫乏、喜怒无常的女人，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就以为自己神经衰弱。她生活中最重要的事就是嫁女儿，最大的乐趣就是拜访亲友和打听消息。

尽管班奈特先生在太太面前说他不会去拜访宾里先生，事实不然，相反地，第一批去尼日斐花园的客人当中，就有班奈特先生。不过，他太太是当天晚上才知道实情的。

这个消息是这样透露出来的——班奈特先生看二女儿伊丽莎白在整理帽子，就对她说：“丽兹，我希望宾里先生会喜欢你这顶帽子。”

他太太听了，愤愤地说：“我们不去拜访人家，怎么知道人家喜欢什么！”

“你忘了，妈妈，”伊丽莎白说，“我们会在舞会上遇到宾里先生的，朗格太太不是答应要介绍他给我们认识的吗？”

“我可不相信她会这么做，她自己就有两个亲侄女。她这个人很自私，而且装模作样，我瞧不起她！”

“我也瞧不起她，”班奈特先生说，“不过听你说不指望她来替你介绍，我倒是很高兴。”

班奈特太太没搭理他，但是实在又忍不住生气，只好拿女儿出气。

“别老咳个不停，凯蒂^[1]！看在老天的分儿上，体谅一下我的

[1] 凯蒂：凯萨琳的昵称。

神经吧，你再咳下去，我简直就要神经崩溃啦！”

“凯蒂也真是的，”班奈特先生说，“咳嗽也不挑个好时候。”

“我又不是故意咳着玩的！”凯蒂不满地抗议。

“丽兹，你们下一次舞会是什么时候？”

“从明天开始算，还有两个星期。”

“啊，这样的话，”班奈特太太叫了起来，“朗格太太要到舞会的前一天才能回来，她自己都还来不及认识宾里先生，怎么可能给你们介绍？”

“那么，亲爱的，你可以抢抢你朋友的风头，反过来给她介绍。”

“办不到，我的老爷，我办不到！我自己都还不认识他呢！”

“你真是的，两个星期的认识当然太微不足道了，光是两个星期的认识我们不可能了解一个人。可是即使我们不去试试，别人也会去做的。话说回来，朗格太太和她的侄女一定不愿意错过这个机会。我们要是帮她介绍宾里先生，她一定会感谢我们的好意的。你如果不想管这件事，我就只好自己亲自来办了。”

女儿们都睁大眼睛瞪着班奈特先生。他的太太只说了一句：“真荒唐！”

“你那么大惊小怪地做什么？”班奈特先生不满地说道，“难道你认为费点工夫给别人介绍介绍就是荒唐的事情吗？我可不能同意这种看法。你呢，玛莉？我知道你是个见解独到的少女，读了不少巨著，还做了很多笔记。”

玛莉很想说几句有深度的话，但又不知道怎么说才好。

“让玛莉想好了再告诉我们她的意见吧，”班奈特先生接着说，“我们还是把话题回到宾里先生身上。”

“我讨厌宾里先生！”班奈特太太叫起来了。

“哦？听你这么说我很遗憾。你怎么不早说呢？要是你今

天早上就这么跟我说，那我就不必去拜访他啦。真要命！不过现在既然都已经拜访过了，我想今后还是免不了要结交这个朋友。”

不出他所料，他的太太和女儿们一听他这么说，都大吃一惊。当然，最吃惊的要数班奈特太太。不过，欢天喜地地闹了一阵之后，班奈特太太便大声宣布，说她早就料到她的丈夫会这么做。

“你真是太好啦，我的老爷！我早就知道你会听我的！你那么疼爱自己的女儿，当然不会不把宾里先生这样的朋友放在心上。我真太高兴了！你这个玩笑太有趣啦，你竟然上午就去拜访了他，而且还一点口风也不漏！”

班奈特先生看到太太得意忘形，不由得有些反感。他站起来，一边说：“凯蒂，你现在可以大声地咳嗽啦！”一边朝外面走去。

“你们的父亲真是太好了！我的孩子们！”门一关上，班奈特太太就兴高采烈地对几个女儿说，“不知道你们该怎么报答你们的爸爸呢！当然，你们也该好好慰劳慰劳我。可以告诉你们，像我们老两口这么一把年纪了，天天去交朋结友可不是一件省心的事。还不都是为了你们？什么事也都乐意去做。莉蒂亚，我的乖宝贝，别看你年纪最小，在舞会上说不定宾里先生偏要跟你跳舞呢。”

“哈！”莉蒂亚满不在乎地说，“我才不担心呢！年纪是我最小，可是个头算我最高。”

班奈特太太和她的姑娘们不停地猜测着那位有钱的公子什么时候会来回访他们，讨论什么时候请他来家里吃饭比较合适。这个晚上就在闲谈中度过了。

三

尽管有了女儿们的帮助，但班奈特太太向丈夫打听宾里先生的情况时，得到的回答也总不能让她满意。她和女儿们用尽了一切办法——厚着脸皮地提问，自作聪明地设想，还有不着边际地猜测，可班奈特先生就是不上当。没办法，她们只好找邻居卢卡斯太太打听二手消息。卢卡斯太太说的全是动听的话：宾里先生不但很年轻，而且相貌堂堂，为人谦和，连威廉爵士都很喜欢他。

最重要的是，据说他打算请一大批客人来参加下次的舞会。没有比这更让人高兴的了！要知道，男女双方要坠入爱河，不可缺少的步骤之一就是跳舞。看来，要虏获宾里先生的心有希望了。

“只要能有一个女儿在尼日斐花园幸福地成了家，其他几个也都能嫁给像这样的人家，那我这辈子就别无所求了。”班奈特太太对她的丈夫说。

没过几天，宾里先生就上门来回访班奈特先生，并在书房里待了十分钟左右。他早就听说过班奈特府上几位小姐的美貌，很希望能够见见她们。可惜的是，他没有如愿以偿。还是班奈特府上的小姐们比较幸运，她们从楼上的窗户对他审视了一番，看见他穿的是一件蓝色的外套，骑着一匹黑马。

不久，班奈特府上就向宾里先生发出了请帖，请他来家里吃饭。班奈特太太已经计划好了，如何在宾里先生来做客的时候，

显示出她是个贤惠持家的主妇。不巧的是，宾里先生第二天要进城一趟，没有办法领受他们的盛情邀请，于是就回信说迟一些再说。

接到信之后，班奈特太太非常不安。她想象不出，这位先生才到哈福德郡就急着进城，究竟有什么事。她开始担心，难道他要一直这样东奔西走、漂浮不定？他不是应该在尼日斐花园安安定定地住下来？幸好，卢卡斯太太的话打消了她的疑虑，说他是到伦敦去，可能是为了邀请一大批客人来参加舞会。很快，又有消息纷纷传说宾里先生只带来六个女士参加舞会，其中五个是他的姐妹，另一个是表姐妹。这个消息使小姐们也放了心。

当宾里一行走进舞场的时候，一共只有五个人——宾里先生，他的两个姐妹、姐夫，另外还有一个年轻男子。

宾里先生相貌英俊、和颜悦色，很有绅士风度，而且平易近人。他的姐妹也都美丽而优雅。姐夫赫斯特看起来是个普通绅士，不算很出众，但他的朋友达西引起了全场的注意。达西先生身材高大，仪表堂堂，举止高贵，进场不到五分钟，大家就纷纷传说他每年有一万磅的收入。无论男宾还是女宾，都纷纷称赞他一表人才。这个晚上差不多有一半时间，人们都用倾慕的目光看着他，直到大家发现他态度高傲，难以接近，才转移了对他的关注。不管他在德比郡有多少财产，也不能让人们忍受他那副让人讨厌的嘴脸。再说，和他那惹人喜爱的朋友相比，他实在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宾里先生很快就熟悉舞会上大部分的人了。他精力充沛，又不拘束，一支舞也没有漏掉。他不满意的是舞会散场得太早了，他说要在尼日斐花园再开一次舞会。他这么可爱，人们自然很喜欢他。

他的朋友达西跟他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只分别跟赫斯特太太

和宾里小姐跳了一次舞，人家介绍别的小姐跟他跳舞，他总是拒绝。整个晚上，他只在房里走来走去，要不就是偶尔跟自己人说上两句。从这些事情上，就可以看出他的性格，无疑是世界上最高傲、最让人讨厌的，大家都希望他不要出现在这里了。最讨厌他的，要数班奈特太太了。她本来对他整个的言谈举止厌恶得很，再加上他得罪了自己的女儿，她就更加怒不可遏了。

由于男宾比较少，伊丽莎白·班奈特有两支舞都没人邀请，于是就坐在一旁休息。当时，达西先生正好站在她的身旁。宾里先生特地抽出几分钟时间，走到达西面前，硬要拉他去跳舞。他们的谈话让伊丽莎白听到了。

“来吧，达西，”宾里说，“你一定得跳。我不想看到一个人傻里傻气地站在这儿，还是去跳舞吧。”

“我不跳，你也知道我不喜欢跳舞。跟很熟的人跳还勉强，要在这种舞会上跳，那真是让人难以忍受。你的姐妹们都被人邀请了，要叫舞池里其他的女人跟我跳，对我来说简直是活受罪。”

“我可不像你那样挑三拣四，”宾里嚷道，“说实话，我还从来没有像今天晚上这样，见到这么多美丽的姑娘。你看，有几位简直是绝色美人！”

“当然了，舞会上唯一的美女就跟你共舞！”达西先生说着，一边望着班奈特府上的长女。

“哦！我从来没有见过像她那么美丽动人的小姐！对了，她的妹妹也很漂亮，就坐在你后面，而且我敢说她也很讨人喜欢。请我的舞伴为你们介绍一下如何？”

“你说的是哪一位？”达西转过身来，朝着伊丽莎白望了一会儿，等她也把目光投了过来，他才收回自己的目光，冷冷地说，“她还过得去，不过还不至于能打动我。目前我没有兴致去抬举那些被别的男士冷落的小姐。你赶快回到你的舞伴身边去欣赏她的

笑容吧，别待在我这里浪费时间。”

于是，宾里先生就回舞池去了，达西也走开了，而伊丽莎白仍然坐在原处。她是个活泼调皮的姑娘，对任何可笑的事情都有兴趣。因此，虽然她对达西先生没有一点好感，但她还是兴致勃勃地把偷听到的话讲给朋友们听。

对班奈特一家来说，这个夜晚基本上过得还算开心。班奈特太太很得意，因为在这场舞会上，她的大女儿珍不但被宾里先生邀请跳了两次舞，并且还让他的姐妹们也对她另眼相看。珍和她母亲一样喜不自胜，只是不像母亲那么张扬。伊丽莎白也由衷地为珍感到高兴。玛莉听到人家在宾里小姐的面前提起她，称赞她是附近最有才华的姑娘。凯萨琳和莉蒂亚非常幸运，每一支舞都有人邀请，这是她们到目前为止在舞会中唯一关心的事。

母女们兴高采烈地回到她们所住的浪博恩——他们一家是当地的望族。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了，班奈特先生仍未就寝，手里还捧着一本书。他非常好奇地想知道，今晚这场被寄予了厚望的盛会，究竟进行得怎么样。他希望太太会对那位贵客感到失望，但从他听到的情形来看，显然并非如此。

“哦！亲爱的，”班奈特太太走进房间，“今晚过得真是太愉快了，舞会实在太棒了！要是你也在那儿就好了。珍受到的欢迎简直无法形容，大家都夸她长得漂亮，宾里先生也觉得她很美，跟她跳了两支舞！你想想看，亲爱的，他真的跟她跳了两支！在场有那么多小姐，能被他邀请两次的，就只有珍。第一支舞，他邀请的是卢卡斯小姐。我一看到他站到她身边去，就气得不得了！不过还好，他一点也不喜欢她。事实上，你知道也没有谁会喜欢她的。但珍一走入舞池，他似乎立刻迷上了她，又是打听又是介绍的，然后再邀她跳了一支舞。第三支舞他是跟金小姐跳的，第四支跟玛莉亚·卢卡斯跳，第五支又跟珍跳，第六支是跟丽兹跳，

最后跳布朗格舞^[1]的时候……”

“他要是稍微体谅我一下，”班奈特先生不耐烦地叫了起来，“他就不会跳这么多支了！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不要再提他那些舞伴了。哦！他要是一出场就扭到脚就好了！”

“哦！亲爱的，”班奈特太太接着说，“我很喜欢他，他真是一表人才！他的姐妹也都很迷人，我这辈子从来没有看过什么东西能像她们的衣服那么精致。我敢说，赫斯特太太衣服上的花边……”

班奈特先生最讨厌听人家谈论服饰，因此他又打断了他太太的话。班奈特太太不得不找别的话题。于是，她用刻薄而夸张的语气，提起了达西先生那不可一世的傲慢无礼。

“不过我可以告诉你，”她补充道，“丽兹没讨得他的欢心并不是什么损失，因为他是一个讨厌的家伙，根本不值得讨好。那么高傲自大，真让人受不了！他一直在舞池里走来走去，以为自己很了不起呢！说什么人家不够漂亮，不配跟他跳舞！你要是在场就好了，我的老爷，你就可以给他点颜色瞧瞧。哦，这个人真让我厌恶透了！”

[1] 布朗格舞：法国的一种乡间舞蹈，跳舞者排成两排对舞，是终场舞的一种。

四

当珍和伊丽莎白两个人单独相处的时候，本来不轻易赞扬宾里先生的珍，向妹妹表达了自己对宾里先生的爱慕之情。

“他具备了一个青年应该具有的一切优点，”珍说，“有见识、有幽默感、活泼有趣，我从没见过言谈举止像他那样得体的人，既有教养，又平易近人！”

“而且他还长得很英俊，”伊丽莎白回答道，“一个年轻男人，就该尽量把自己弄得好看些。他的确是个完美的人。”

“他第二次来请我跳舞时，我简直受宠若惊。没想到他这么看得起我。”

“你没想到吗？我倒替你想到了。这也正是我和你最大的不同之处。人家的赞美和抬举总让你喜出望外，可是我从来不会这样。你比在场的任何一位小姐都要漂亮不知多少倍，他长了眼睛不可能看不出来，所以，他又来邀请你跳舞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吗？你用不着感激他的殷勤。当然，他确实很讨人喜欢，我也不反对你喜欢他。不过，你以前也喜欢过很多笨蛋呢！”

“丽兹！”

“哦！你很容易喜欢一个人，你也从来看不到任何人的缺点。在你看来，所有的人都那么讨人喜欢。我从来没有听你说过别人的不是。”

“我不想武断地去批评任何人，我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

“我知道，这也正是让我感到奇怪的地方。你这么聪明，竟然连别人的愚蠢和荒谬都看不出来！世界上到处都是伪装的好人，但是能够发自内心去赞美别人的优点，并且从不说别人的坏话，我看只有你才能做到。话说回来，宾里先生的姐妹们你也喜欢吗？她们的风度可没办法跟他相提并论。”

“初看好像是有差距，不过要是跟她们攀谈起来，你就会觉得她们也很讨人喜欢。宾里小姐很快就要搬来跟她的兄弟一起住，还要帮他料理家务。要是我们觉得她不好，那肯定是因为误会。”

伊丽莎白一声不吭地听着，并不觉得姐姐的话是对的。她的观察力比她姐姐敏锐，也不像姐姐那样容易受人影响，而且她很有主见，从不因为人家对她好就改变自己的主张，她对宾里先生的姐妹们没有多大好感，因为从她们在舞会上的表现，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她们并不打算讨好一般人。

事实上，宾里家的小姐确实也不错。她们要是高兴的话，也不乏幽默风趣；她们要是愿意的话，也能平易近人。可惜她们骄傲自大，未必乐意去讨好别人。她们长得很漂亮，在一流的贵族学校受过教育，有两万镑的财产，习惯了挥霍无度的生活，结交的都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这一切造就了她们过于自负，从不把别人放在眼里的性格。她们只记得自己出生于英格兰北部的一个豪门望族，然而，几乎忘记了她们的财产都是父祖辈们做生意赚来的^[1]。

宾里先生的父亲生前本来打算购置些房产，还没来得及实现就离开了人世，只给儿子留下了一笔将近十万镑的遗产。宾里先生本想完成他父亲的遗愿，一度打算在故乡购置房产。但是现在

[1] 在当时的英国社会，通过经商发家的人被排除在国家权力体系之外，会受到上流社会的蔑视。